

名教授趣談

——北大清華教授的最愛

● 李遠榮

足不出戶知天下事

蔡元培到老學不倦

蔡元培（一八六八—一九四〇）終生學習不倦。他對學生、對僚屬，總是教誨不倦。他書房壁上掛著這樣一條條幅：「學不厭，教不倦。」一九二〇年，蔡元培卅六歲住在上海徐家匯南洋公學，每天早晨步行到土山灣跟馬相伯學習拉丁文，往返有十里路，他凌晨五點就到，天尚未亮。馬相伯叫他八點再來，他便按時來，面無難色。

蔡元培在一次生病住院期間，仍堅持學習。在他的小桌上和床裡邊，堆放著很多德文和法文書，大都是美學論著，還有萊比錫印製的西歐名家畫集。桌上放著眼鏡、鋼筆、記事本。當劉海粟去醫院看望他時，蔡元培說：「劉先生來得正是時候，我在醫院裡很寂寞，看了一些評論藝術的著作和畫冊，歡迎你常來談談，互相研究！」兩天之後，劉又去醫院聽他評論西方繪畫。

晚年，蔡元培在香港度過，他每日閱報，雖

不出戶，而對於時局仍瞭如指掌。七十四歲那年，他在香港逝世。

北大校長豈容綁架

蔣夢麟斥退日憲兵

蔣夢麟（一八八六—一九六四），號孟鄰，浙江餘姚人。南洋公學出身，自費留美，獲加州大學教育學士、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，為杜威博士高足。

他「五·四」時期是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，在代理北大校務時，力圖把學生拉到「三心盡萃學術」上面來。他曾提出北大往後努力的三個方向：研究西學、整理典故、注重自然科學的研究。一九二七年十月，蔣夢麟繼蔡元培任大學院院長。該大學院改為教育部，他任部長。

一九三〇年十二月，蔣夢麟任北京大學校長。北大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的資助，設立了研究院，增添了圖書儀器設備。

有件事是值得一書的。一九三五年十一月，日本帝國主義策動「華北自治」，蔣夢麟領銜發

表宣言，公開反對日本分裂中國領土。不久，他聽說日本人將他列入黑名单中，隨時可能被逮捕；宋哲元將軍也暗示他難於保護平安。他坦然不懼，仍留在危城中。

十一月廿九日，他終於被日本憲兵請到軍部去談話，日本武官質問他為何反對「華北自治潮流」？為何縱容學生進行大規模反日宣傳？蔣進行耐心的辯解，那位武官很不滿意，竟要蔣當晚赴大連，親自向關東軍參謀長坂垣解釋。

蔣夢麟不願意去，坦然道：「我不是怕。如果我真的怕，我也不會單獨到這裡來了。如果我們強迫要我去，那就請便吧，我已經在你們掌握之中。不過，我勸你們不要這樣做。如果全世界，包括東京在內，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校長，那你們就要成為笑柄了。」蔣夢麟三言兩語點破了日本軍人的迷惘，立刻從危難中平安回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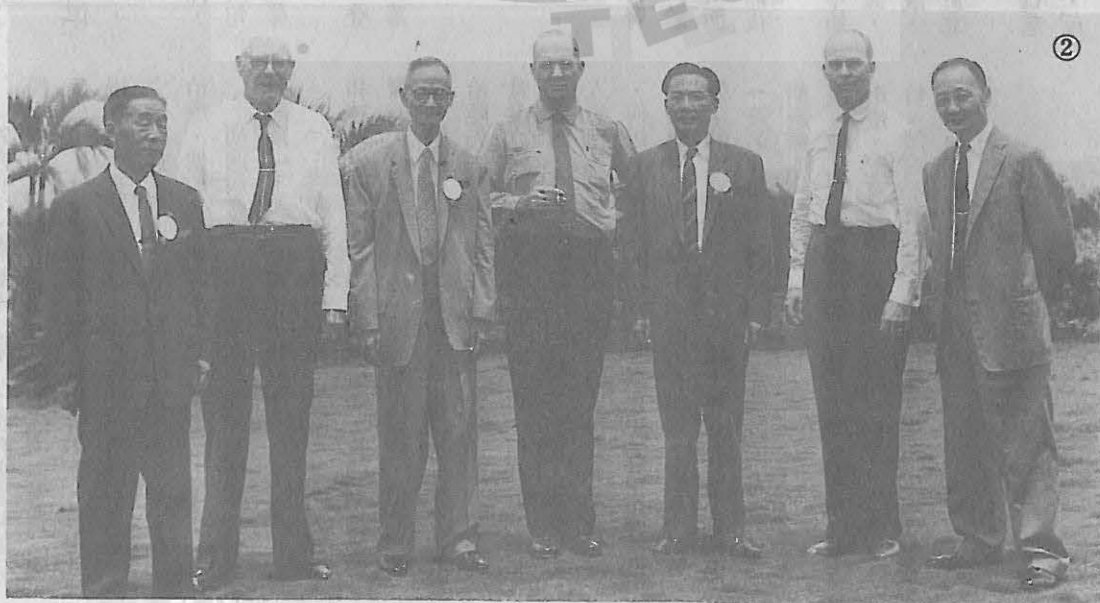
其後，日方多次向北平當局提出，蔣夢麟煽動學生抗日，要強迫蔣離開北平，蔣依然置之不理。

抗戰期間，天津淪陷。北京大學和清華、南



① 蔣夢麟（中）與陳誠夫婦（右、左）會餐時的情景。

② 蔣夢麟（左三）、徐鼐（右三）與外賓在石門水庫工地合影。



開先遷長沙，後遷昆明，成立西南聯合大學，蔣夢麟、梅貽琦、張伯苓同任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。

他還擔任過行政院秘書長、國府委員、行政院善後事業保管委員會主任委員。一九四八年七月，蔣夢麟出任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主任委員；一九四九年十月，農復會遷台，他一直擔任這一職務，為台灣經濟振興而有所作為。一九六四年六月，蔣夢麟病逝台灣。

蔣夢麟的著作有「西潮」、「新潮」。因通暢達，其史筆還在胡適之上。曹聚仁把他說成「中國之房龍。」

搗爛詩句輟成楹聯

梁啟超陪病妻有術

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，「晨報」六周年紀念刊上發表梁啟超的文章，談他近半年多在病榻旁的生活：梁夫人從燈節起，臥病半年，到中秋日，奄然化去。他拿什麼事消遣呢？桌子上和枕邊，擺著一部「宋六十家詞」，一部「四印齋詞」，一部「疆村叢書」，他便以詞人為伴侶，把他們的好句子集起來做對聯玩。久而久之，竟集成二三百副之多。他說：「詩句被人集得稀爛了，詞句卻還沒有。」

梁啟超所集最得意的是贈徐志摩一聯：「臨流可奈清癯，第四橋邊，呼棹過環碧；此意平生飛動，海棠影下，吹笛到天明。」他說，這副對聯極能表現徐志摩的性格，選

帶著記他的故事：陪泰戈爾遊西湖，在海棠花下做詩做個通宵。

有贈寒季常一聯：「最有味，是無能，但醉來還醒，醒來還醉；本不住，怎生去，笑歸處如客，客處如歸。」

梁啟超把幾百副對聯錄出，請朋友們選擇，選定了，便寫給他。其中劉崧生挑了一副，四句都是集姜白石的詞：「忽相思，更添了幾聲啼鴉；數回顧，最可惜一片江山。」

林辛平挑的一副是：「酒酣鼻息如雷，疊鼓清笳，迤邐度沙漠；萬里夕陽垂地，落花飛絮，隨意繞天涯。」

下重藥中醫治絕症

胡適始獲起死回生

一九二〇年秋，胡適患糖尿病，後兼慢性腎炎，繼而又引起心臟病。他先請北京協和醫院診治，經檢查，西醫認為病已不可治，僅盡人事而已，開些藥，讓胡適回家調養，另囑家人準備後事。

胡適回家後憂慮萬分，朋友們紛紛勸他不妨延請中醫一治。胡說：「中醫治病無科學根據，不足憑也，何況西醫業已束手。」然幾經勸說，胡抱姑妄一試的態度，由馬幼漁介紹，就診於北京名醫陸仲安。

陸仲安當時在北京與名中醫蕭龍友（曾為慈禧的御醫）、施今墨齊名，陸用藥喜用重藥，反對者譏為蒙古醫。

當陸仲安診畢對胡適說：「此病當飲以黃芪湯，如不效，唯我是問。」陸的處方以黃芪、黨參為主，分量特別重，普通藥罐盛不下，乃用砂鍋煮藥，並節制飲食，多吃魚肚，清淡不放鹽，完全淡食，難以下咽，胡適堅持下去，經過精心治療，他的病居然好了。

胡適病愈後，在林琴南為陸仲安所繪「秋室研經圖」上親筆題寫了一段文字：

「……我對於陸仲安先生佩服和感謝，完全和林先生一樣。我去年秋間得病，我的朋友學西醫的，或說是心臟病，或說是腎臟病，他們用的藥，但總不能治好。後來幸得馬幼漁先生介紹我給陸先生診看，陸先生有時也曾用過黃 十兩，當參六兩，許多人看了搖頭吐舌，但我的病竟全好了。……我的病頗引起西醫的注意，現在已有人想把黃芪化驗出來，看它的成份究竟是些什麼，何以有這樣大的功效；如果化驗的結果能使世界醫藥界漸漸了解中國藥的真實價值，這豈不是陸先生的大貢獻嗎。……民國十年三月三十日胡適（簽名及印）」據華蓓苓「記陸仲安太老師治愈胡適糖尿病案例」一文記載：陸仲安的兒子陸震說，他父親替胡適治病，採用大劑量黃芪、黨參治療，配有石斛、地黃、黃精、白朮、玄參、玉竹、澤瀉等藥加減，據現代藥理分析，這些藥都有降血糖的功效。

陳獨秀直言俗無骨

沈尹默書法方成家

①



① 文學家黃季剛教授。

② 年輕時候的陳獨秀教授。

③ 著名的北京大學教授馮友蘭。

②



③



著名學者、書法大師沈尹默，年輕時在杭州高等學校、兩級師範學校、杭一中等學校任教。他寫得一手好詩與好字，在社會上頗有名氣。

一天，有位穿竹布長衫的青年來看沈尹默，自我介紹道：「我叫陳仲甫，是劉三三的同事，在杭州陸軍學校教文史，昨日在劉三三壁上見到你寫的一首詩，詩很好，字則俗在骨。」

劉三是沈尹默的詩友、書友。陳仲甫即陳獨秀，他比沈尹默大四歲。初次見面，就直言相告，給沈尹默潑了一盆冷水。但沈不僅不反感，反而引為知己。他對別人說：「陳獨秀對我直率而中肯的批評，的確使我茅塞頓開！……一語會心，使我今後有了方向。」於是，他研究書法理論，從包世臣的「藝舟雙楫」中汲取知識。包世臣關於臨摹碑帖可以「取其骨勢」「博其體勢」的經驗對沈尹默很有啟迪。陳獨秀說他的字「其俗在骨」，他就在骨勢上下功夫。六十多年中，沈尹默遍臨諸家碑帖，孜孜不倦，兼撮衆法，備成一家，成爲現代書法大師。

與知己朋友共口福

馬敘倫秘製三白湯

馬敘倫（一八八四—一九七〇年），字夷初。早歲爲同盟會會員。教育界前輩，清華、北大教授，上海勞動大學校長，教育部次長。他也是民主運動先鋒，大膽率直敢言，老而彌堅。

馬敘倫的學術道德文章，海內外咸欽。有「石屋餘瀟」、「石屋續瀟」傳世，係掌故筆記，

大率係本人親身見聞，饒有史料價值。

馬敘倫生活風雅，蒔花愛鳥，吟詩賞畫，畫法筆力勁道，風骨脫俗，著稱於世。大家不知他對烹調亦研究有素，能親自下廚顯易牙之能。他的拿手好菜叫做三白湯。其製作方法頗別致。

以肥雞兩隻、火腿半方，加以江瑤柱、蝦米各若干，分別各爲煮湯。

另外，用黃豆芽、雪裡紅菜熬湯。然後將上述諸湯和合起來，去油去渣，佐以白菜、豆腐、冬筍煮成三白湯。

三白湯喝在口中，味清而彌水，好食者不識他用何種原料製成。

馬敘倫因此湯製作費時，僅難得與知己共享此口福。

一九四六年十月，茅盾夫婦應邀離滬出訪蘇聯，馬敘倫以三白湯餞行。此湯之名，始公之於世。

孺子可教面促拜師

章太炎劉師培收徒

黃季剛，湖北蕪春人，原名喬馨，字梅君，後改名侃，字季剛，又字季子，號暈守居士。

黃季剛清末留學日本時，章太炎也避難東京，中國留學生向章氏請業者逾萬人。一天，黃季剛和友人前往謁見章氏，見牆壁上大書東漢戴良四語云：

「我若仲尼出東魯，大禹長西羌，獨步天下，誰與爲偶。」

懷疑章氏誇難以接近，就未再往。後來章

氏看到季剛在報上寫的文章，非常讚賞，主動約他見面，稱許爲天才奇才。到了一九〇七年秋天，季剛將返國省親，向章氏辭行，太炎對他說：「做學問必先拜求名師，回國後你可拜孫仲容（詒讓）爲師。」季剛聽後沈吟未答。太炎接著說：「你如仍回日本，就拜我爲師吧！」於是季剛當天就備禮拜師。他二次去日本後，便跟從太炎先生學習，追隨日密。

一九一五年章太炎被袁世凱幽禁於北京東城錢糧胡同某宅（北京著名四大凶宅之一），季剛曾搬入章寓侍奉先生共患難，同時也便於請教學問，但不過數日就被警察逐出；太炎爲此氣得一度絕食，章黃師生感情之深厚由此可見。而季剛治學則在章氏師說的基礎上更有所發展，以古音學爲例，他修正了章氏二十三部之說，而提出了二十八部之說，通過師弟往復辯詰，章氏終於同意其說，並稱讚他道：「歷來治小學者，未若汝之精深也。」此外，章氏在其他著作中也常採納季剛的學術成果，並且給予極高的評價。

黃季剛和劉師培是在章太炎家中認識的。有一次，他去劉師培家，見劉師培正和一位北大學生對話，而對學生提出的問題多所支吾，學生離去後，季剛便問他爲何不認真回答。劉說：「他不是可教的學生。」接著又感嘆道：「我們劉家四世傳經，不想及身而斬。」季剛忙問道：「你想收什麼樣的學生？」劉用手撫著黃的肩膀說：「像你這樣我就滿足了。」黃季剛並不認爲這是戲言，第二天果然登門向劉拜師，但當黃季剛磕

下頭時，劉也連忙跪下回禮，一時傳為佳話。當時很多人都覺得奇怪，因為兩人在學術界齊名，黃比劉的年齡只小一年零三個月。但黃認為經學不及劉氏，所以改朋友為師徒，正是他祭劉文中所說：「夙好文字，經術誠疏，自值夫子，始辨津塗。」

怕兵怕狗又怕巨雷

黃季剛竟甘伏桌下

黃季剛脾氣極壞，罵人素有名，但他一生中有三怕：一怕兵，二怕狗，三怕雷。

有一次日本兵艦開至南京下關，黃季剛聞知，倉惶失措，將書稿和雜物寄托給他的學生某某，匆忙逃離，後來一些重要物品被這個學生吞沒，他事後向友人訴說道：「寧願失掉東西，也不願見兵。」又他居住在武昌黃土坡時，見附近有放哨兵游弋街上，就怕得不敢出家門，一連七天未到學校上課。

又有一次，武昌友人請他赴宴，季剛乘車前往，見友人家的狗在門前對他狂吠，嚇得急忙回車返家，主人知道後趕來說狗已關禁起來，他才敢與主人一同前往赴宴。

又有一天，黃季剛的朋友何奎元宴客，他正在宴席上與人激烈爭論音韻，忽然一聲巨雷，房屋震動，大家發現季剛不知去向，四處尋找，誰知他已蜷伏在桌子下面。眾人笑他為何從方才的「恥居人後」忽而變成「甘居桌下」？季剛連忙在桌下播手說：「迅雷風烈必變。」頃刻間大雷

電又接連而至，再向桌下探視，他早臥在那裡不動了。

查「黃季剛先生手寫日記」：「（民國十九年正月）廿二日辛丑（二月廿日，星期四），晴……夜向晨大雷雨，予怖畏甚，呼亦陶來伴，旋睡。」可證黃氏的怕雷亦並非虛傳。

黃季剛平時生活無規律，每天除了頻繁的交遊應酬和授課外，晚上還要補足一定的功課，常常勤讀通宵達旦，且好口腹，患胃病而飲食不節制，沉湎於酒，垂危嘔血盈盈，仍舉酒不已。所以他去世時只有四十九歲（一八八六一—一九三五）。這年春天，黃氏五十（按傳統計算的虛齡）壽辰，章太炎自蘇州寄壽聯云：「韋編三絕今知命，黃絹初裁好著書。」意思是催他著書，他卻認為是讖語。上聯末字是「命」，下聯「黃絹」用「世說新語」典故「黃絹，色絲也，於字為絕」，合起來是「命絕」二字，黃氏因此大不高興，自己認為「命該絕矣」，其實不過是偶然的巧合而已。

治學淵博無一學位

陳寅恪被譽活辭書

陳寅恪（一八九〇—一九六九），江西義寧人，當代最好的教授之一，清華園的通人。祖父陳寶箴為戊戌變法時的湖南巡撫，以主持湖南維新被革職。父之立號散原，為著名詩人，有「散原精舍詩」傳世。寅恪十二歲時隨兄師曾去日本留學凡三年，以水土不服返國。十九歲時畢業於

上海復旦公學。秋季留學歐洲。先後在國外，斷續遊學二十年。未得任何文憑和博士、碩士學位，而是刻意求學，讀書之外，觀察各國風土人情，治學淵博，備受國內外學術界重視。

我們不妨看他是如何治學的。他主張：讀書須先識字。他幼年時對於「說文」及高郵王氏父子的訓詁之學，下過一番苦功。在柏林大學、巴黎大學時學好德文、法文以及梵文和巴利文。在哈佛大學又習梵文及巴利文。在北京大學，又向鋼和泰教授研究梵文。他通曉的語文達二三十種：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、蒙古文、滿文、阿拉伯文、印度梵文、巴利文、突厥文、波斯文、暹羅文、希臘文、匈牙利文、土耳其文以及中亞細亞一些失傳的文字。

有了這些語言工具，研究歷史、宗教、語言學、文字學、人類學、校勘學，無不得心應手，幫助他解決別人所未能發現的歷史真象。他最使人服膺的乃是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材料，論證出新奇而不怪異的獨特見解。

清末民初的讀書人，能背誦「四書」、「五經」就可以了，而陳寅恪卻能背十三經，還對每字必求其解。

他三十六歲時，和趙元任同入清華國學研究院任導師，與梁啟超（五十三歲）、王國維（四十九歲）同受人尊敬。舉凡文史方面有疑難問題而不易解決的師生，都向他請教，總能得到滿意的答覆。陳寅恪遂有「活字典」、「活辭書」之譽。而且他講課時，除了研究生外，還有研究院主任吳宓、朱自清、鋼和泰、浦江清教授。唐德

宗與吐番的「唐番會盟碑」，法國漢學家沙畹、伯希和等無法作出滿意的翻譯，唯獨陳寅恪的翻譯，使人信服。

陳寅恪研究歷史重史識，其著眼點是「在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。」因此，他對中國歷代興亡的原因，中國與邊疆民族的關係、歷代典章制度的演變、社會風俗國計民生、一般經濟變動的因果以及中國文化長久留存的因素，都作了認真的探索。他認為：「詩經」、「尚書」是我們先民智慧的結晶。「禮記」包含儒家最精闢的理論。其中「大學」、「中庸」、「禮運」、「經解」、「樂記」、「河記」等，在世界上也是最精彩的作品。抗戰期間，他的藏書在長沙大火裡被付諸一炬。在昆明、桂林、成都轉任教職，生活艱苦，得不到應有的營養，於一九四五年春，竟雙目失明。

大陸易權後，他留中山大學任教。陳寅恪博聞強記，雖雙目失明猶治學不倦。他撰九種專著：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」、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」、「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」、「秦婦吟校箋」、「論再生緣」、「歷史研究」、「述東晉王導的功業」、「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末後條」及「元自詩簽證論稿」。

在「寒柳堂集」中，收他的詩品一百五十餘首。陳寅恪「四聲三問」一文，被譽為語言學領域裡「千古不朽之論著」。陳寅恪是「土產學者」和「出洋學者」的匯合體，真正做到立足於中國學術，運用西方新觀點和科學方法，研究學問。晚年目盲身殘而志不移，值得人們尊敬。這位

學術界通人，是一八九〇年七月三日出生，去年（一九九〇）剛好是他誕生二百周年，海峽兩岸文教界、學術界都舉行十分隆重的紀念活動。

四聲三問千古不朽

目盲仍然愛聽京戲

陳寅恪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時，他患眼疾多年，處於失明狀態，平時極少外出，同外界交往也少。但也因早期在北京清華大學任教期間，愛上了京劇，但京劇在廣東的演出機會很少。

一九五七年春節，廣州京劇團的主要演員，應邀到中山大學作過一次清唱演出，一向深居簡出的陳寅恪，親自出門去禮堂欣賞。當他高興地聽罷歸來，立即賦詩三首，並興致勃勃地擬對聯一幅，贈給廣州京劇團；而尤其讚賞劇團中新喬、華蘭蘋兩位演員。那幅對聯是：

古董先生誰似我
新花齊放此逢君

古董先生，「古」作「陳」字解，指他自己。「董」，指中大教授董每戡，聽戲時有董陪同。新花齊放，「新」指新喬，「花」指華蘭蘋，「花」與「華」通。

陳寅恪賦詩三首如下：

丁酉上巳前二日廣州京劇團及票友來校清唱
即賦三絕句

(一)

暮年蕭瑟感江關，
城市郊園倦往還。

來譜雲和琴上曲，
風聲何意落人間。①

(二)

沈鬱軒昂各有情，
好憑弦管唱升平。
杜公披霧花仍隔，
戴子聽驪酒待傾。

(三)

紅豆春生翠欲流，
聞歌心事轉悠悠。
貞元朝士曾陪座，
一夢華胥四十秋。

註：①謂張淑雲、孫豔琴兩團員及任鳳儀女士。

②四十餘年前在滬陪李瑞清觀譚鑫培演唱「連營寨」數年後在京又陪樊增祥觀譚演「空城計」。

傻心眼兒才有公道

朱自清題畫悟真理

一九四七年底，清華大學有個學生拿了一軸畫卷來到朱自清教授的書齋，請他題詞。

那位學生談起畫的來歷：清代光緒年間，有個叫暴方子的人，在蘇州林屋山做巡檢的小官，因好為老百姓說話，得罪了知縣，被撤職了。丟了差使，沒有俸祿，家徒四壁，囊無分文，搬不起家，又斷了炊。附近老百姓知道他為官清廉，紛紛將柴米送給他。當地老詩人、畫家秦散之，就把這作為題材繪了一軸畫送給暴方子。而這學

生就是暴方子的孫子。

朱自清聽了這番敘述，大為感動，又仔細看了書的內容和上面的題字，便寫「題林屋山民送米圖卷子并序」，題詩如下：

「暴方子先生，這個芝麻大的官，卻傻心眼兒好事，好出主意，丟了官沒錢搬家更沒米做飯，老百姓上萬衆人給擔柴送米。

上司訓斥，說老百姓受他詭詐，他卻說，傻心眼兒的人有傻報。

這幅圖這卷詩只說了一句公道話：傻心眼兒的老百姓才真公道。」

這是朱自清悟出的真理：「傻心眼兒的老百姓真公道。」

傷感的夢傳奇色彩

梁宗岱情海波瀾壯

北大教授梁宗岱是二十年代，名噪一時的詩人和翻譯家，曾在瑞士日內瓦大學讀法語，在德國海登堡大學學德語；在法國巴黎大學畢業後，接北京大學聘約，主持法文系。他一生的愛情，真是波瀾起伏而有傳奇色彩。

他在年輕時，認識了一位叫敏慧的同學，正在愛戀中，他祖母在家，爲他聘了一何姓女子，強迫成婚。宗岱抵制洞房，寧願給資何女讀書，不肯結婚，而那時敏慧考上滬江大學，卻不同意他夫婦離異，只願與宗岱成爲終生好友。宗岱聽了，寫了一首「感傷的夢」的詩。

一九二九年，他往巴黎升學，開始把中國詩譯成法文。爲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所賞識，結爲忘年交，在巴黎大學，宗岱又結識了一位法國姑娘安娜，宗岱卻替她改了個中國名字叫白薇並寫了一首「白薇曲」，他倆相愛了幾年，這時正「九·一八」日本出兵東北，他發出了激昂悲憤的演講，十分震動。北京大學電聘他到校主持法文系，他與安娜就忍痛離別了。

一九三四年宗岱與何女辦妥了離婚手續，在北京與一中學女教師沈櫻（原名陳瑛）相識，互相傾慕，彼此產生了感情。沈櫻已婚，但因夫婦感情破裂而離婚，兩人重新組織了家庭。

「七·七」事變，他倆到了重慶，宗岱任教復旦大學，沈櫻亦在中學任教。一九四二年三月，宗岱因處理遺產，在廣西的慶祝三八節觀演粵劇，欣賞名旦甘少蘇的藝術，兩人相識了。少蘇時被沉迷賭博的丈夫所虐待，宗岱同情她的遭遇，替她籌款設法幫助，直至她辦了離婚手續，報章上紛載：「教授爲女伶出力」的消息，轟動一時。少蘇爲人言可畏而退出了舞台。宗岱與沈櫻說明情況後，與少蘇同居；沈櫻雖然諒解他，但不能忍受分割的愛，不久隨兄長到台灣去了。

梁宗岱後調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，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浩劫過程中，被查抄、沖擊、酷打、患了重病，少蘇日夜扶持護理，直至宗岱去世。宗岱死後，敏慧曾說過：「宗岱把我喚作天使，說我是一朵佈滿刺的玫瑰花，不敢採摘。」沈櫻去了台灣，也有信給宗岱說：在夫妻關係上，我們是怨偶；文學方面，你是影響我最深的

的老師，至今還記憶著，脫不了你當年的藩籬。少蘇在宗岱被繫飛來橫禍時曾說：宗岱是好人，爲真理我不怕坐牢。還念著粵劇「烈女報夫仇」的一句台詞：「理直自然氣壯」，她一直認爲宗岱無罪，至死後，也一樣堅持自己的主意與看法。

深諳茶史三泡妙說

林語堂撰十條茶經

學貫中西的文化名人林語堂（一八九五—一九七六）對生活藝術頗有研究，自然少不了對茶的議論。他不僅熟悉茶史，善於品茶，還有許多獨到見解。這在他的「茶與交友」一文中可見一斑。林語堂把煙、酒、茶都列入文化範圍，並歸納出三種共同特點：

第一，有助於人類的社交。
第二，這幾種東西不至於一吃就飽，可以隨時吸飲，吸飲同時聊天談心。

第三，都是可以憑藉嗅覺去享受的東西。它們對於文化的影響極大，所以餐車之外另有吸煙車廂，飯店之外另有酒店和茶館。他認爲，至少在中國和英國，飲茶已經成爲社交上一種不可缺少的制度。

對茶的享受，林語堂根據自身的實踐，從技術上總結了十條經驗：

第一，茶葉嬌嫩，茶易敗壞，所以整治時須十分清潔，須遠離酒類香類等一切有強味的食物，和身帶這類氣息的人。

第二、茶葉須貯藏於冷燥之處，在潮濕的季節中，備用的茶葉須貯於小錫罐中，其餘則另貯大罐，封固藏好，不取用時不可開啟。

第三、烹茶的藝術一半在於擇水，山泉為上，河水次之，井水更次，水槽之水如來自堤堰，因為本屬山泉，所以很可用得。

第四、客不可多，且須文雅之人，方能鑑賞杯壺之美。

第五、茶的正色是清中帶微黃，過濃的紅茶即不能不另加牛奶、檸檬、薄荷或其他物以調和其苦味。

第六、奶茶必有回味，大概在飲茶半分鐘後，當其化學成份和津液發生作用時，即能覺出。

第七、茶須現泡現飲，泡在壺中稍稍過候，即會失味。

第八、泡茶必須用剛沸之水。

第九、一切可以混雜真味的香料，須一概摒除，至多只可略加些桂皮或代代花，以合有些愛好者的口味而已。

第十、茶味最上者，應如嬰孩身上一般的帶著「奶花香」。

這十條茶經，儘管有的失片面，有的因時代局限，但大部份觀點不無道理。

林語堂論茶，最妙的還是他的「三泡」之說。他是這樣看的：「嚴格的說起來，茶在第二泡時為最妙。第一泡譬如一個十二三歲的幼女，第二泡為年齡恰當的十六歲女郎，而第三泡則已是少婦了。」

撰寫校歌名簽最末

馮友蘭與聯大無緣

中國哲學界一代泰斗、著名的北京大學教授馮友蘭，不幸於去年（一九九〇）逝世，享年九十五歲高齡。這裡提的是抗戰期間，馮友蘭在西南聯大教書，學校的校歌就是他作詞的。

當時，制定校歌前，組織了一個校歌校訓委員會負責這項工作。聯大常委會指定聞一多、朱自清、羅庸、羅常培和馮友蘭五個人為委員，馮為召集人。在開第一次委員會時，要推出一個人執筆起草，大家都互相推讓，最後決定由召集人起草。馮起了一個草，那就是著名的調寄「滿江紅」歌詞。全詞如下：

「萬里長征，辭卻了五朝宮闕。暫駐足，衡山湘水，又成離別。絕徼移栽楨干質，九洲遍灑黎元血。盡笳吹，絃誦在山城，情猶切。千秋恥，終當雪。中秋業，需人傑。便一成三戶，壯懷難折。多難般憂，動心忍性希前哲。待驅除仇寇復神京，還蘊燕窩。」

第二次開會時，馮友蘭提出草稿，請提意見，但大家都沒意見，於是就通過送交常委會。馮還寫了一個報告，把所通過的校歌送去，因為報告是馮寫的，馮就把他的名字簽在最後一個，其餘的委員都簽了名。羅庸的名字恰好簽在第一行。這個報告的原件已收入聯大檔案，並附有馮親筆寫的歌詞稿。後來常委會通過了這首校歌，等曲譜好後就油印發給了學生，由他們練唱。大概負責這個工作的人，見信中沒有說明誰是作者，

只見羅庸的名字放在第一行，就以為他是作者，於是寫上了「羅庸詞」。

西南聯大紀念碑的碑文也是馮友蘭作的，由羅庸寫在石碑上，並由聞一多篆額。這個石碑現在昆明西南聯大舊址原大飯廳背後的土山上。

寫景抒情一氣呵成

王力為長聯蓋桂林

著名語言學家，趙元任高徒，清華大學名教授王力是廣西博白縣人，一九八四年夏，桂林市園林學會寫信請他為廣寒樓撰寫一副長聯，並附清人何紹基書畫賈作的岳陽樓長聯作參考。

王力先是考慮到對聯不必寫得很長，更不是越長越好，便婉言謝絕了。後經桂林方面堅請，家鄉人民的盛情難卻，只好答應了。他經數月苦思，終於寫下了如下一幅長聯：

「甲天下名不虛傳：奇似黃山，幽如青島，雅同赤壁，佳似紫金，高若鷲峰，穆方牯嶺，妙逾雁蕩，古比虎丘，激盪著侏儻豪情；志奮鯤鵬，心存宵漢，目空培塿，胸滌塵埃，心曠神怡消塊壘；

「冠寰球人皆嚮往：振衣獨秀，探隱七星，寄傲伏波，放聲疊彩，泛舟象鼻，品若月牙，賞雨花橋，賦詩蘆笛，引起了聯翩遐想；農甘隴畝，士樂縹湘，工展鴻圖，商操勝算，河清海晏慶升平。」

此聯氣勢磅礴，一氣呵成，上半寫景，下半抒情，其成就之高，堪與歷代著名長聯相媲美。